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9

沿一片青草

Along a Green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编委会 (9.1.2) 目录调查件团

出版单位 出版 编委会 (9.1.2) 目录调查件团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会 (9.1.2) 目录调查件团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会 (9.1.2) 目录调查件团

09

沿一片青草

Along a Green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一片青草 / 远人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3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ISBN 978-7-5360-8639-5

I. ①沿… II. ①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424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 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远人工作室+小虫

-
- | | |
|------|---------------------------------------|
| 书 名 | 沿一片青草
YAN YI PIAN QING CAO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
| 印 张 | 16 2插页 |
| 字 数 | 200,000字 |
| 版 次 |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2.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人文 自然 品质

主办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顾问 王晓华

主编 远 人

编委 陈 瑛 陈昌云 余巍巍

沿一片青草

远 人

深圳的冬天总有点儿不像冬天。北方大雪了，深圳还是温暖如春。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气候。深圳人几乎没在生活中见到过雪。所以，当我从长沙定居深圳后，总有深圳朋友问我，长沙是南方城市，你是不是也没见过雪？我总是回答，见过，长沙每年的雪都很大，往往下一个通宵之后，满城都是大雪，连公交车的轮胎也得捆上锁链后才能在冰雪地上开动。

不过，很难知道从哪年开始，长沙的冬天也没有雪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雪天在南方越来越少。2017年冬天倒是不同，在深圳的暖阳中，有长沙的朋友给我发来雪景图片。我知道长沙下雪了，没想到竟然那么大，朋友发来的图片是岳麓山的满山大雪，说那场景是北方无人不信，连我也有点儿不敢相信，长沙居然还会下如此大的雪。我在不敢相信中感到微微激动。冬天就应该有雪，有雪才是冬天，这是季节轮回的自然现象。看不到雪的冬天不能说是冬天，往深处想，没有雪，仅仅只有人觉得体感舒适，不会想到自然的规律一旦违反，难以预见的后果其实非

常可怕。这是生态的某种断裂，人迟早会在断裂中品尝后果难料的苦涩滋味。

春节前我回到长沙，大雪已经消融了。我还是会强烈地觉得，这是个下过雪的冬天。雪的痕迹没有了，我还是觉得在空气中仍有雪的气息，这是冬天最明显的气息。我心里涌上一个按捺不住的念头，我得去岳麓山走走。那座山是我童年就熟悉的山，它是这个城市的标志。它拥有的历史无人不知。最使它出名的是青年毛泽东写下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从这些句子中，我们仿佛能看到它当年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态。

现在岳麓山看不到鹰了，浅底也不再存在，百舸让位给了不多的钢铁轮船。我沿着山路往上走时，还是觉得它在大雪之后有焕然一新之感。在山顶俯看，一边是被湘江分成两半的城市全景，一边是绿意丛生的密密树林。这些树林存在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近些年我返乡登山时没觉得那些树林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今年格外不同，这些树经过了大雪覆盖，经过了雪水洗刷，仿佛在忽然间变得生机盎然，那些迸发的绿色格外青翠，也格外充满新鲜的气息。我心中一动，这些气息难道不正是人类最需要的气息？干净、清凉，有种丝缕般的温暖。我不记得我多久没闻到过这样的气息了。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只要大自然获得自己生态的平衡，就会把这一馈赠交付给人。

我更知道的是，这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冬天之故。人类对大自然的侵蚀从没有停下脚步。我依然感到某种忧虑，但在今天，我不愿意去想忧虑。我脚下的山路还有未清除的落叶，那些树木在眼前郁郁葱葱。我想沿着这一片碧绿继续走下去。仿佛是在一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雪化了，是冬天结束了，2018年的春天已经在身边开始了。

小说

003 / 鲁静 想飞

021 / 简媛 隆冬

非虚构

039 / 郁笛 寂静如斯（组章）

063 / 王国华 簌杜鹃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外一篇）

078 / 甘建华 俄罗斯的道看途说

翻译

105 / [美] 亨利·戴维·梭罗（刘璐译） 秋天的三种植物和落叶

艺术

123 / 马永波 史蒂文斯：作为最高虚构的诗歌

145 / 辛泊平 《冈仁波齐》：需要用灵魂观看的电影

特稿

163 / 远人 中国生态文学写作概况

光明

175 / 汪破窑 金秀

195 / 李凤琳 一缕相思寄乡愁

199 / 林卫雄 垄上行（组诗）

文本与绎读

205 / 刘炜 我的心里有许多河流（组诗）

233 / 一行 抒情之河的潜流与波光

小说



想 飞

◎鲁静

“这么快就完了？”

陈一鸣精疲力竭地从老婆身上滑下来，翻了个身，躺在床上，深深地嘘了一口气。他听见老婆的语气里分明带着一丝怒气，只好解释道：

“今天上班太累了……”

“就你那个破工作还累，说得好像比美国总统还忙一样！”老婆侧过身去，背对着他。

老婆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妇女的体态了，只要在床上稍微动弹一下，沉重的身体都会压得这张有着十几年历史的席梦思床发出沉闷的声响。陈一鸣有时觉得这些年老婆身材走样的过程就和这张床垫变形的过程一样，扭曲的，毫无美感的。只不过一个是膨胀，一个是塌陷罢了。陈一鸣以前审稿的时候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作者用来形容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她圆滚滚的身体活像一只漏了油的芝麻汤圆。”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窗外的街灯洒下懒洋洋的橘黄色灯光，透过窗帘，映到屋子里来。陈一鸣睡意全无。他想要伸出手去摸一摸老婆，摸摸她宽厚的肩、圆润的腰，或者干瘪的胸，这样她心里的气或许会消一点儿。他的手在床上移动着，三厘米，两厘米，一厘米……就在快要接触到老婆身体的时候，他的手指仿佛遭受电击一般，“嗖”的一声迅速撤回。他觉得有一丝稀薄的空气横亘在他和老婆中间。

结婚将近二十年，陈一鸣觉得自己和老婆早已合为一体，成了一个人。哪怕没有触摸到她，他似乎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身上的纹路，像是干瘪的橘子皮。他不想碰她，因为她衰老而肥胖的身体让他觉得恶心。她的皮肤早已没有弹性，松松垮垮的，像挂在菜市场里的一堆理不直的猪大肠。每当晚上她用笨重的身体紧紧地贴着他，像一条贪婪的蚂蟥一样攫取着他的气息的时候，他几乎有种反胃的感觉。不，不只是晚上，白天亦是如此。每天早上，她都要对着镜子慢悠悠地穿衣服，仿佛对自己“美妙”的体态极为欣赏和留恋。她从网上买了几套价格不菲的塑身衣，每天早上都要指使他做同样的一件事：“陈一鸣你过来帮我扣一下扣子。”对于这件小事，他早已熟能生巧。他看着老婆深吸一口气，努力地把肚子收进去，这时他就紧紧拉着塑身衣，把她肚子上的两排铁扣整整齐齐地扣上。老婆立马如释重负，吐出一口气，肚子像一个正在充气的气球一样，一瞬间鼓了出来，模样真是滑稽。老婆还有几件加厚聚拢的内衣，穿上以后，原本垂到肚子上的胸，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每当老婆挺胸收腹地在他面前晃荡的时候，他总是不由想起以前陪儿子看过的一部国产动画片，叫《蓝猫淘气三千问》，老婆像极了里面的鸡大婶。

陈一鸣躺在床上，听见学校广播里的喇叭声。“原来才十一点，”他想，“为什么今天似乎如此漫长？”陈一鸣的老婆是一所高中的化学老师，他们住的是学校集资修建的教职工公寓，价格便宜，但只有居住

权，没有房产权。陈一鸣早就想在外面重新买一套房子，但苦于夫妻二人收入微薄，只得作罢。学校的这套房子，小是小了点儿，但还算温馨，邻里住的都是老师，气氛也和谐。陈一鸣最不满的是环境太吵闹了，这群高中生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做早操，高三的学生还要晨跑，一边跑一边高呼诸如“分秒必争，我必成功”“不拼不搏一生白活，不苦不累高三无味”“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口号；晚上十点半下了晚自习，他们又要在操场上打闹一番才回宿舍。直到十一点，提醒他们睡觉的喇叭声响起，这群熊孩子才会渐渐安静下来。陈一鸣年轻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然而这几年，似乎是过了四十岁之后，他觉得自己有点儿神经衰弱，晚上总睡不好，稍有一点儿动静便会被惊醒。

陈一鸣有时会向老婆抱怨：“你们平时是怎么教育这些学生的，一天到晚闹个不停。”

老婆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自己没钱买别的地方的房子就算了，还怪一群小孩子。”

此刻，不知为何，陈一鸣又失眠了。他轻轻地翻了个身，背对着老婆。老婆似乎已经熟睡，他听见了她平稳的呼吸声。不一会儿，她的鼻孔里传出一阵响亮的、此起彼伏的鼾声。他看着被街灯映成橘黄色的米白色窗帘，说不出来这是冷色调还是暖色调。一场秋雨一场寒，进入九月份以来，这座城市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阴雨天，陈一鸣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都要提醒自己记得带伞。如今到了夜晚，他更感觉到了一丝凉意，不由得裹紧了被子。

为什么今天似乎如此漫长？他又问自己。

今天早上，陈一鸣的老婆六点半就起床去守早自习了。七点半下早自习，她没有回家，在学校食堂随便吃了点儿早餐，八点钟就去上课了。陈一鸣的老婆如今是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自是繁忙，加上她又想教出点儿成绩，这样等学生们高考成绩出来后，她能多拿点儿奖



金。学校规定，每考上一个重本，奖励班主任三千元；每考上一个本科，奖励班主任两百元。虽然这所学校的生源和教学质量在全市都处于拖后腿的水平，陈一鸣的老婆却为了这一点儿奖金付出了大把大把的时间。陈一鸣有时还嘲笑她：“你那个班，无论怎么费心，到头来还不是没几个学生能考上本科？”

陈一鸣昨晚忘记老婆第二天要早起，所以忘了设个闹钟。等到八点半，他拿起放在床头的手机一看，吓个半死，从床上一跃而起，胡乱地穿好衣服，连头发都来不及梳，脸也忘了洗，就急匆匆地出了门。他在学校门口卖早餐的小摊儿上买了一杯豆浆和两个肉包子，一边疾走一边狼吞虎咽。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车，没有座位，旁边不知道是谁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狐臭，熏得他快要窒息。半个小时过后，他急急忙忙地跳下车，朝作协大院奔去。这时天却下起了雨，他出门的时候见没下雨，就没带伞，如今却被淋成了落汤鸡。

到了单位，他一进办公室，就对几个同事说：“抱歉，今天路上堵车，我来晚了。”同事都百无聊赖地盯着电脑屏幕，一个女同事在淘宝上看最新款的秋装，另一个女同事在看最新上映的韩剧，还有一个男同事在斗地主。几个人只是漫不经心地抬头瞥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陈一鸣觉得自讨没趣，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抽了两张纸巾，擦了擦湿漉漉的头发和黑色夹克。

正在逛淘宝的女同事扫视了一眼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说：“已经签过到了。”

“哦，”陈一鸣尴尬地回应道，“今天要被扣工资了。”

陈一鸣泡了一杯茶，茉莉花茶清新的香气氤氲在空气中。他发了一会儿呆，半晌才回过神来，问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他想起桌子上还有厚厚一沓未看完的稿子，各种熟人寄过来的稿子，不看不行。如果换成是其他草根作者来稿，他一定连看都不会看一眼。有时连他自己都想不

明白，都这个年代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他一打开杂志社的征稿邮箱，每天都有数百封邮件，有些作者甚至在一封邮件里添加了十几个附件，全是不同的作品；杂志社的纸质来稿也不少，邮递员每隔两三天就要送一大堆信件过来。这些稿件，杂志社的编辑们是绝没有时间看的。一大堆的信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麻袋装起来，让收废品的大姐给拉走。

其实陈一鸣应该很忙才对，有那么多熟人寄过来的稿子要看。这些稿子大多是他们省作协的作家们的作品，有些是省里的各个市作协成员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其他地方一些颇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在陈一鸣担任编辑的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有时他们还会给陈一鸣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问“陈老师，我的稿子您看了吗”，或者说一大堆奉承的话，弄得陈一鸣很是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他每次都敷衍道：“嗯，排稿也要讲先来后到的，你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

陈一鸣越想越想不通，自己工作的这家杂志，虽是省作协旗下的刊物，但并不算出名，稿费也低，不知为何却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若是换作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尚且可以理解这种“文学热”。然而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人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娱乐、政治、经济，阅读的都是微博和网络小说，文学似乎并不流行了。

“算了，还是不要想了，本来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想不通的。”陈一鸣这样安慰自己。

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也曾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高中的时候他就担任语文课代表，每天早上带着全班一起读课文，那时的他是那样喜欢鲁迅、巴金、沈从文……每次考试过后，他的作文必然会被作为范文在全年级流传，大家争相背诵、模仿。他还有专门的摘抄本，里面写满了汪国真的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那时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诗。后来他考上了省内一所小城市的师专，学的



是梦寐以求的中文系，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疯狂地写作。起初他只是在校报上发表作品，后来鼓起勇气，给省作协的一家刊物，也就是他如今工作的杂志投稿。他原本以为自己的稿子会石沉大海，没想到三个月后却收到了编辑的回信。编辑叫林云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林云生的字写得十分遒劲，信里指出了陈一鸣小说的毛病，居然还夸了他一番，说他有写作的天赋，只要努力，日后必有作为。陈一鸣激动得一晚没睡，通宵改稿，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修改后的稿子又寄给了林云生。但陈一鸣毕竟稚嫩，后来连续又给林云生寄了几次稿子，都因稿子不够完美而未能发表。林云生大约是真的想扶持他，亲自帮他改了一篇稿子，大到遣词造句，小到标点符号，全部亲力亲为，最后终于发表。

后来陈一鸣又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作品，不过都不是什么重量级的刊物。大学毕业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写作特长，他成了老家县城中学的语文老师，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陈一鸣起初在外人面前都称自己的妻子为“爱人”，后来觉得文绉绉的，太矫揉造作，便像其他人一样，叫起“老婆”来。

起初陈一鸣是个非常敬业负责的老师，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来备课，课堂上旁征博引，给学生们讲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县城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没有什么阅读积累，对他所讲的内容有些茫然，却非常喜欢他，将他视为偶像。

那时的陈一鸣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他本来叫陈明，陈一鸣这个笔名是在一次改稿的时候林云生给他取的。那年林云生他们杂志要做一期青年作家专号，集中推出一批新人作家。许多人找到林云生想要登上这期专号，林云生都未置可否，只是督促陈一鸣尽快交稿给他。半个月后他收到陈一鸣寄来的稿子，是一篇洋洋洒洒三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林云生连夜读完了陈一鸣的小说，第二天一大早打电话到陈一鸣学校，让他尽快来杂志社改稿。陈一鸣向学校请了一周的假，坐火车到省城，去作